

桐

江

集

四

蘇子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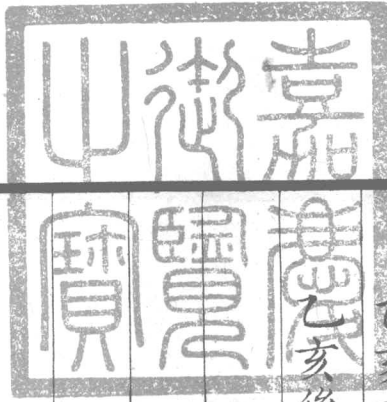
PDG

桐江集目錄

卷六

乙亥前上書本末

乙亥後上書本末



桐江集卷六

元方

撰

乙亥前上書本末

咸淳十年甲戌冬十二月十四日淮西制置大使夏貴
總統諸軍舟師七萬人捍禦江面於潯黃州失守棄軍
奔廬州京湖四州宣撫朱禕孫特在鄂州奔江陵府十
六日湖北轉運使知鄂州張晏然同王垓首以城降二
十日報聞行都太傅平章軍國重事魏國公賈似道震
懼號慟不知所為新除左丞相王爚未至右丞相章鑑
甫視事以次執政惟陳宜中與鑑為二人似道自除兼

都督中外諸軍事議出督隆興府實無行意二十八日
度宗梓宮渡越似道密請三宮以護送山陵為名航海
避敵太皇太后不從乙亥春正月癸酉朔改為德祐元
年似道輟出督隆興之議修浚平江府城池為遷蹕計
尋又謀以揚州為歸運浙西公田米實之十四日無為
軍報劉整死似道大喜議出督江州而不知自江州以
上皆失之矣十六日出北關門以舟行十七日左丞相
王爚入國門寓太府寺兩相並不敢有所為二十日似
道至鎮江府二十九日前殿帥知安慶府范文虎降二
月初一日壬寅朔似道至蕪湖初二日池州駐劄御前

諸軍都統制張林以州降權州通判趙昂發死之似道以孫虎臣為寧武軍節度使依舊步帥總統諸軍進軍大通身處魯港呂師孟括淮東西兵七萬人皆集似道遣阮思聰宋京使于池州議和貽書中朝謂將為叔姪之國既而思聰京再往徒返虎臣即望風退走密遣人報似道似道亦走二十夜三鼓也二十一日質明魯港無一人一舟兵十四萬俱潰二十二日似道至建康龍灣是日江東轉運使知太平州孟之縉降二十三日似道至真州珠金沙松江制置使趙潛棄城走二十四日朝廷聞敗未知似道所在或云已死左丞相燭遁還紹

興府殿帥韓震謀遷三宮航海右丞相鑑集百官議知
鎮江府洪起畏棄城走二十五日右丞相鑑始為除目
知寧國府趙與可棄城走二十六日省吏翁應龍以督
府印至行都同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宜中劾似道
僨軍喪師乞與解罷平章都督罷公田二十七日似道
入揚州左丞相爚罷為觀文殿大學士浙西江東宣撫
招討使在京置司宜中知樞密院事兼叅知政事臨安
府兩浙制置使曾淵子同知樞密院事職任依舊又及
翁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倪普端明殿學士同僉
書樞密院事是日泂江制置司帳前提舉翁福權馬軍

司事徐王榮以建康府降三十日兩浙轉運使幹官陳桂上書乞斬右丞相章鑑及同知樞密院淵子殿帥震謂不當議遷鑑懼遁紹興府是日內批似道罷職與祠三月初一日壬申朔宜中用樞密院編修官兼權考功郎官潘希聖計即座擊誅殿帥震昇斬于通江橋初四日再除燾左丞相兼樞密使初五日鑑罷左丞相與祠宜中除右丞相兼樞密使初七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方回令赴都堂稟議時回通判安吉州初九日燾宜中並帶都督諸路軍馬罷似道祠令歸里終喪初十日回安吉州解任十三日抵國門外始朝廷謂似道已死後乃

知猶在揚州舉朝阿黨皆宣言似道將興晉陽問罪之
甲似道初聞變時臺諫官四人陳過為殿中侍御史徐
卿孫為右正言潘文卿季可並為監察御史十二月末
似道方涕泣窘急遂無月課正月末似道既出此四臺
諫姑毛舉細故論數小吏猶不敢一髮忤似道及似道
敗矣國危急亡矣懼其復入者且肆為恐嚇噤舌縮聲
陳過除侍御史謾以一疏畧言似道即走歸安吉州徐
卿孫已出為起居郎兼權兵部侍郎新除左司諫潘文
卿右正言季可監察御史何夢桂曾晞賢並未有論列
回以為天下事已至如此似道鉅蠹元惡真國賊也受

其恩者不忍言畏其能殺已者不敢言則忘君負國相與俱斃而已十四日入國門未見宰執先詣麗正門上書乞誅似道數其罪有十可斬其畧曰

臣聞霍光擁昭立宣而驂乘之逼卒貽身後之族誅李德裕佐武宗平藩鎮而宣宗既立終不免朱崖之謫死何則權非人臣所得竊也今賈似道才不及光德裕而竊權過之明皇未有蜀道之行舉天下孰敢指楊國忠之非德宗未有奉天之幸雖通國知盧杞之姦莫敢誰何蓋勢之所在足以殺人而制其命也今賈似道之惡浮於國忠杞而所召之禍尤有甚於天寶建中者焉此

臣所以日夜痛心欲一陳之而無路者也且開禧之釁微矣而侂冑殛開慶之變未至如今日之甚也而大全戮是故靖康中微六賊伏誅今似道非六賊之蔡京乎臣嘗數其罪有十可斬而誤似道者有群賊焉皆可斬也臣請索言之何謂十罪一曰倖倖者偶然之福故傳曰小人行險以僥倖似道假手科第本不知書理祖妃弟法當換班藉是早竊麾閫沉酣富貴垂四十年倖也由荆入淮無大勲譽樞宣西上呂文德為斷蘭市之橋王堅為全釣魚之守倖也已未透渡南岸乃似道地分印應飛史子翬屢書告急堅不謂然漫無一兵之備豈

得專罪袁玠鄂之圍賴印應飛張勝堅守于前賴呂文
德赴援于後而似道之倖心熾矣松壽反覆連海來歸
非倖乎慧星告變宜斥而留非倖乎度考退託授之以
柄非倖乎積是數倖以謂抱子弄孫沒世無患江流再
失始又欲徼倖於買和此罪可斬一也二曰詐朝三暮
四狙公詐術欺天罔人終不容偽竊聞庚申之入相也
實嘗于鄂為城下之盟許以歲幣欺紿理祖自詭再造
責償之使拘留真州大為所詆歲費廩餼億萬以彌縫
之又聞使至京湖久留漢陽之沌口不知其後何所處
分是雖要盟姑以紓急然似道上以欺君下以欺人而

外以納侮今日為彼問罪咸以似道為不直為失信則豈非詐術敗露之尤大者乎其他一話言一動舉無非用詐以肆其顛倒戲弄之術笑語甚和而彈劾已至酬答頗恭而譙責隨之召是人也實不欲其來惡是人也外則揚其美宰執充位姑代朝叅臺諫備員目為月諫人皆洞見其肺腑而謂天下為愚此罪可斬二也三曰貪太祖草亂貪吏罪至棄市四海遂定自有天地以來未有如似道之貪者則安得不敗人之國泉之諸蒲為販舶作三十年歲一千萬而五其息每以胡椒八百斛為不足道殿巖所入四六分張范文虎陳奕以是深怨

之陳碾玉掌玉寶譚天文辨古器趙與楠搜骨董法書
圖畫御府所無石刻蘭亭至八千匣雪之向推官者后
家也發其先塚珠玉以獻而金椎控頤之禍遍及畿輔
余玠之墓木拱矣貴公子創為思忠釘腦之說改卜葬
穴者為似道取玉帶也東南盡海外珍怪西碣門北摧
場之貨悉據之而馬逢勝居南潯號海幹籠天下熬波
之利諸勲戚世家無不餌以官職鈎其珍贖毒取而奢
用已獨富而天下之軍民無不貧此罪可斬三也四曰
淫常舞酣歌袒服戲朝古有明戒似道少年游蕩博徒
奸雄蚤納猥妓其所居水茶坊屢火而屢棟之入相之

後漆牆狎嫗輕車往來相府挾妓自古所無每飲必用
數十人名曰奉母而晚出之倪潘互染指焉厥弟明道
聘倪為妾莫敢誰何邏卒夜覘有昵潘者立遭不測嘗
以是妬一臺吏黜兩臺官其有已放楊柳士大夫誤納
之或至貶竄宮禁使令大臣尤合避嫌有如新開南巷
之葉氏出自淑妃之闔聞其美而脅致之寵至專房民
間有一殊色雖已聘嫁亦強漁取女觀尼師交通關節
俾壻富兒雄霸畿甸光範化為平康翹材穢於狹邪此
罪可斬四也五曰褊國家以容受直言為命脉而似道
一切塞之趙謝陳杜諸人一言其過憤恨切齒若將廢

之終身陳宗禮為言官欲言某事即從之徐經孫以短
劄諫公田雖引入翰林尋屏不用魏克愚不奉行公田
貶逐至死高斯得敢言心內畏之雖招置從列終不與
要職李芾以公忠受謫冷應元以鯁直被勘忌俞浙而
汙之以催科近徐直方之去怒其上書比已倪冑街談
巷議及其謬政則為騙局之獄賭局之獄一網打盡皂
白不分陷之死地場屋程文一有所指則雖已擢科第
必籍記其人將來治之稍有廉聲才譽學問文采而覺
其意不附已即墮機穽亦有感其拔擢納忠進諫者翻
手反目為杌上肉忤毒忌刻出天性鬼蜮螭魅未足喻

之天下側目重足十六年此罪可斬五也六曰驕小白
九合諸侯震而矜之屍蟲出户似道宣撫上流游黃失
險呂文德嘗語臣此是賈丞相放他過江千百萬衆啣
冤九泉似道之罪也天厚其惡盡攘吳潛向士璧趙葵
犄角之功廖瑩中福華編文過溢美朝廷制詔一則師
相二則師相臣僚章奏一則元臣二則元臣門生牋牘
一則老師二則老師度考拜之太皇拜之隆國拜之淑
妃拜之似道以為周公大聖人亦不吾若年未五六十
而自比於八九十之文彥博深居不朝鄙棄相府酣豢
湖山葛嶺冷泉之間不容有船舫之聲車馬之迹術足